

奎堂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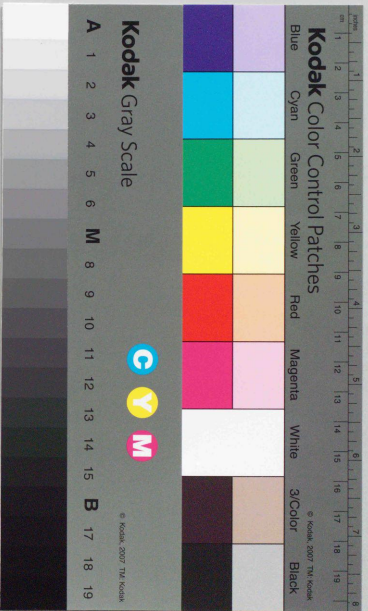
地

部門	番號	冊數
國	五	三册ノ二
漢門	號	

愛知縣教育會

昭和十七年製本

049
△
1-2



奎堂文稿卷之二

擬進戒書

三河 松本衛士權
尾張 丹羽賢士覺

著 校

33.6.20

301911

某官某欽白。自洋學之盛行也。世之言天災地妖者。輒斥以為迂。為僻。為荒誕。詭怪。而言者亦自謂迂僻荒誕而詭怪也。乃緘口結舌而不敢言。於是乎為人主者。以天災地妖為不足聽。而為人臣者。以天災地妖為不足言。卒至使天災地妖莫警。人主懈惰之心。莫戒。人臣悖謗之意。是孰令之然也。必有任其罪者。

A04
1-2

A049
2
1-2

謹節孔曰嗜好字
不要作甜嗜如何

馬古聖人曰天災地妖可畏可懼可警戒而垂教於後世者至懇至切也今則為之教曰天災地妖皆有定數非可畏非可懼非可警戒為人主者喜其言之不逆于耳而不忤于心也延之進之使之講說其書嗜好不置日又一日而懈惰之心已萌于中矣為人臣者亦好之有甚焉而無悖慢之意者幾希古者西土之主每有天災地妖滅膳撤樂至或輟朝皆畏懼警戒之所為而反躬罪己之心生子畏懼警戒則畏懼警戒不可一日無也晉楚戰于鄢陵范白曰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司馬氏之伐孫吳也山濤又

曾有釋吳為外懼之語而孟軻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今之為敵國者鄂也墨也嘆咭利也皆足以為我之外懼外患故自有海警以來庶政一新奢侈之俗不令而止士皆知方賣妾買馬是可以立於彈丸兩注之下與彼較勝敗利鈍况加之以可畏懼警戒之天災地妖乎資之以改革更張振刷衰頹此不可失之機會也客歲七月彗見北方今春皇居災而大城頻年躍于祝融自和勢二州地震未幾東海東山地又大震甲駿兩府就頽圯者參半豆之下田有海溢之變屋廬一空人悉為魚鼈嗟乎此而仍為

又曰以下議論
尤見筆力

非可畏懼警戒。則幾何其不相率。而為懈惰悖悖之人。故世之言洋學者。得罪於名教。為莫大然而。今之言天災地妖者。亦不得不為少害於名教。何則。古之言天災地妖者。必也。以可畏懼可警戒之語。聳動人主之聽。啓沃之意。備至。為人主者。聽其言也。樂而容之。悅而從之。如向下水。然今之言天災地妖者。必也。以迂僻荒誕詭怪之語。不足以聳動人主之聽。安在其啓而沃之。其言曰。是陰之克陽也。是五行之運行失當也。為人主者。聽其言也。言未畢而既思睡矣。雖欲其樂而容之。悅而從之。不可得也。乃致令人

主。併其言之出於名教者。一切厭棄。而為不足聽。此不獨言洋學者之罪。而今之言天災地妖者之罪也。某也。贖罵。言雖不足以聳動人主之聽。意雖不足以啓而沃之。然亦決不言二者之所為也。請殿下亦勿以所聽於二者。聽某之言也。以某之所考。天之降災也。地之呈妖也。皆人為之也。人為之也者。非拳而運之足而旋之也。蓋人之所憂懣憤鬱者。其積必至。見于外。鄒行下獄。而天為降霜。庶女許寃。而振風至。此理之所然。無足怪者。一人之至誠。尚能致如此。況千萬人憂懣而憤鬱者。其積豈得不降災於天。呈妖於

又曰讀至此令人
毛髮森豎

又曰好引證

地乎哉故某之言災妖不曰天災而曰人災不曰地妖而曰人妖殿下以一人之身立於千萬災妖之中不亦大危哉雖然人常以為大安者必大危以為大危者必大安何哉其為大安者懈惰悖慢之心而為大危者畏懼警戒之心也當東照公之疾革謂台德公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台德公曰將大亂矣東照公曰善其所善者知其推謂將亂之心日夜戒懼可以至于大治也故為人主者不慮天下之危而患不謂天下危諸殿下亦謂天下危而畏懼警戒以至于大安也且彼所憂懣憤鬱者何也外夷蔑視我邦而

又曰一波未收一
波又起

又曰此一段覺文
勢稍就

我對之以優禮也造艦築場諸役官所賜之錢多落姦猾手而不下給也事不決于天下所共欽仰之人而決于天下所共彈指之人也殿下天資仁厚恭儉率下而其至于此者無他不逆于耳不忤于心之言較殿下之聰明也故為今之計者莫如放淫辭遠邪說而不問書之古今言之益於名教者時披覽之不问人之尊卑苟志于名教者時延之進之使之講說其書則殿下之聰明不為物所蔽其照奸察伏如日星之麗于天而群陽彙進之時可計日而待矣天下憂懣而憤鬱者皆嬉戲而歡笑矣外夷之窺我者曰

又曰結得妙若斲
國折聲奇聲齊下
然

國有人未易侮而絕彘頤之念矣。然後猶有所謂天
災地妖者而至焉。是不足以畏也。不足以懼也。不足
以警戒也。言涉忌諱。多所冒瀆。唯殿下憐其黷愚。而
幸賜省察。

蓬翁孔曰一氣呵成有龍騰虎攫之勢讀來令人
拍案擊節

與友人論文書

任曰開吾兄向期
務為長篇大作庶
上二時必不下三
板之多非才之敏
文之富安能如是
而此篇亦不見草
率不鍊之病懷懼
何
甚曰聽下加者如

某足下無恙。入秋來欲致一書。以表悃之情。而多
事卒卒。不能如意。是為可憾焉耳。前日遊上毛。歸途
同舟。下刀根川。舟中與足下論古今成敗治亂。英雄
豪傑之所以興。所以亡。次及文辭之盛衰。取喻於水
於山。於風雲之飄蕩。馬牛之奔放。抵掌拊髀。笑傲驚
然。口角之沫霏々。如木屑。而不自知。蒿師行商之傍
聽。驚駭以為狂為顛也。歸後無聊。明窓淨几。攤帙翻
卷。以友古人。顧念前日舟中之快。恍然如隔世。而卷
舒誦讀之際。間有心會意融者。口欲語而坐無足下。

任曰皇國字不必揭作太古之大變矣如何

欲己又不能於是乎。一介之使。不得不特遣。皇國之文。大古邈矣。及人代其詔。今祝詞歌詠等。皆質樸不假彫飾。自然有近人情處。實穆々上世之音哉。降王中世。西土之文。東漸。自大津皇子好而玩之。質樸之風。一變為華麗浮靡之體。如懷風藻。本朝文粹。所載足以觀其概略。自爾以來。管家江家之流。世執文柄。而白氏文集盛行于世。朝野摹倣取準。於此駢四駢六。闢靡競華。隋李諤所謂風雲之狀。月露之形者。於是乎在焉。雖至連篇累牘。亦無資於治亂之理。經濟之業也。愈下而愈衰。至文龜亨祿之際。衰亦極矣。蓋

任曰索素孰乎

任曰自其顯者而言之。世道亦隆文者。而隆自其不顯者。而言之。文運亦衰。世道亦衰。如此。所論雖僕未謂然。

保平一亂。四海騷擾。武弁擅威。朝綱解紐。典章文物。殆屬烏有。而操觚之業。鉛槧之事。漸歸闕散。無為之人。宜矣。數百年間。權落縉袴。而曾不回也。元和捷索。乃有惺窩羅山二子。其文辭雖未脫戰國廡野之氣。而亦為三百年成炳焉蔚焉之美。之蓄矢較之。夫駢四駢六。闢靡競華者。與愈下而愈衰者。有過而無不及也。然而就其三百年間。細論之。亦有一盛一衰。此不可不詳也。人有常言。文運之盛衰。係于世道之隆替。是則然矣。而有未必然者。何也。世道之隆替。如此三百年間。實中世以還之所無。而文之盛衰。則猶

任曰以下語勢稍急不似前段優遊綽綽者之態

任曰詰屈聱牙不可讀要足評柳文乎

有在焉。是文運之不係于世道明矣。請言其詳。足下以予之所言為是則已。若為非則往復數四。雖至激切可也。予以為當今稱諸老先生者。大抵口唱漢唐而手翻明清諸家集。至其所作文。則千篇一律。萬首同調。無變化無光燄。而又無瑕疵之可指。問其持論。曰文尚圓熟。曰作文不要構新意。而要無瑕疵。苟無瑕疵。雖腐套可也。噫。是何言也。文若腐套而可。則昌黎何苦違時背世而唱復古之說。而興八代之衰。圓熟而已矣。而可。則柳州何為。而故作詰屈聱牙不可讀之文。且其言不云乎。韓子之怪于文。蓋奇、怪、

變幻無量。不可端倪。而其中自有法度。森然不可易者。然後文之能事畢矣。何當今諸老先生之不講于此也。故予言三百年間之盛衰。則以當今為最衰。抑其衰之至于此。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享保諸家籠弊一世。流至于天明。即朱明嘉隆七子。欲矯時文之習。而故作梗澁之語。以驚駭一時也。天明之間。北山、本氏、僧顯常等。左提右挈。東誘西煽。以一洗享保之風。即公安竟陵諸子。欲矯李王之弊。而故作流暢平易之語。以取勝於前人也。然而其間有博學洽聞。識見高邁。駕前古而上之輩。故皇國之文運。莫盛于此。

任曰劉侯魏三子
之文如是乎其不
可及也

碑曰箭。閱鐘曆
提挈如卷蠶吐
絲春山出雲

時而當今之衰茶不振者。皆汲其餘派而不能別出
一機軸也。時有一二自奮者。遂不脫其範圍。且其所
生或明或清。而明則不過王遵巖。唐荆川。歸震川。諸
氏。清則袁枚。康燕。管同。俞長城。諸氏。如劉青田。侯朝
宗。魏寧都。心雖慕而不能學也。予故云文運之衰當
今為最甚。足下舟中之言。頗有涉于憤悻者。顧僕之
所言。即足下之所思。則足下先我既發斯言。以驚駭
其鄉里俗士。亦猶前日舟中驚駭篙師行商者。未可
知。如足下思不至于此。而以僕之所言為狂為顛。則
足下亦將不免為篙師行商也。雖然人心不同如其

楮曰文章之事寸
心方古實可悲哀
魏水叔不與久矣
何知天不留此一
闌地而為吾兄出
頭之地

面。僕之心與足下之心。固不一。則僕之所言未必與
足下之所思同。足下之所言亦與僕之所思或異焉。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礪玉。以其所異當其所異。此乃
朋友相磨礪之一端也。足下其幸勿惜一二見教。衡
再拜。

友愛曰襟雅濃厚。議得肯緊。使當今文人讀之。奚
知不卷舌矣。

楮曰雖不免卒爾之弊。議論俊拔。一氣軒旋。極是
可喜之作。

素曰堂。二大文字無可置口吻者。一篇可以厭

卷之二篇乎

任曰前篇上下二千年文運之盛衰鑿鑿中肯綮
豈唯如拙堂大話徒為古人月旦而已殊至論當
今之弊最切剴真是病家三稜針

與人論時事書

任曰面魏字而蓋
慨意
 直良曰之字削似
可不察則移在字
 置于先生上為宜
禮勝曰僕亦云
 直良曰足下三字
削似可
 又曰僕而解三字
削似可
 任曰地下的所謂
荒服者五字一曰
 以下五字削

衡白。頃者與足下會于某先生所。談論之次。頗關涉
 于時事。足下之所言粗與僕之所言不相合。僕為之
 面熱唇反。將終言其所言。而以先生之在座不果言。
 僕大憾焉。故今者遣一介之使。舉僕之所曾欲言。以
 乞足下之教。足下其不以僕之狂愚。冀終能訓導僕
 而解僕久蓄之惑。釋僕長積之疑也。足下前云。蝦夷
 之地。在我極北。自非奇僻迂怪之士。罕有能到。昔周
 之建國。王畿之外。侯甸環之。如秦楚閩越之地。棄而
 不收。一曰之荒服。而周家綿。保數百年之長矣。今

勝曰真是洞達于時勢之言

直良曰姬發大奸何無忌憚之甚也任曰觀商以下北一字作觀感交為去然者也八字如何

貞曰將漸當作漸

任曰秦亦荒服之圖以兵取喻未妙種孫曰議論周匪無道憫國家荒服

之處置以理推之應如此也任曰乃雖作僕所謂三字勢下加也字僕觀二字割然作而如何又曰以上論周建國及荒服處置嚴果得當日情勢否又曰周之荒服與我蝦夷地異勢殊同不得論說而從知上段數百十言殆失主客之勢周建國云得無非

之於蝦夷亦當為我荒服而不問也僕以為足下是言似有一理而其實不洞達於時勢者之言也何則周之建國在周之時而不得不然之勢也姬發大姦弑其君而自立其所屬雖八百之多皆蕞爾小邦觀商之夜周之盛而恐為其所脅制舍舊圖新之徒也其所謂荒服者反異于此預知姬氏之姦將漸至于此故依違觀望視商周之一與一踏猶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及商喪其君猶且不舉兵勤王周得天下亦不敢朝覲蓋在周皆為隱然一敵國也周之謀臣以為如六師移之則彼蹙據舊土士馬精強我新造

之國創病未癒必得不償失不如以不治之之速與天下休息也此乃雖不得不然之勢然僕觀其四傳而既有南征不返之變則未為策之得者也况如我之蝦夷其勢非有如秦楚閩越之屈強不服者國家息德入人之深亦非姬氏新造之比苟能擇可幹事者一人線遠事情之吏數員遣之蝦夷地方以計開懇屯築之事則何為不成何欲不得足下又云此地沍寒五穀不殖開懇決不可行且中國懦弱之人驅而之沍寒之地其必手足皸痲心神困感不出三日凍死者居半是最不可解之言也夫蝦夷之地與中

貴也乎

胤水曰大然

吾所欲言者凡先
言之

亦曰不失為三字
削如何

亦曰溫暖恬和致
熱開喧囂如何

又曰近喻足使俗
士到日

將曰所謂欲近取
廉者

亦曰地下加敏字
似可

又曰其則不置為
上如何

又曰伐柯之其
則不遠妙喻

又曰處置了然
勝曰土兵一萬當
或兵十萬

亦曰進一層
又曰擬作視

胤水曰仍舊亦未
必妨

國相去不甚遠。中國之度數。與西土陝西之地相同。而寒暑風雨。皆得其宜。如蝦夷地。大抵當滿韃之境。而其北即鄂羅斯之所管。土雖不沃。物雖不饒。要之不失為一寰宇也。然則蝦夷之地。豈可謂之人不可居。穀不可種。而棄廢之哉。近譬諸江城之未建。其地皆榛莽蘆葦。其為淒寒荒寒之鄉。可想也。今則人烟稠密。瓦屋櫛比。地亦為之一變。為溫暖恬和之境。則安知其不他日之蝦夷為今日之江城耶。如聞幕府新下令。松前侯收蝦夷地方。納之於官。果然。僕之所言亦將不虛焉。脫官能擇幹事其人而遣之。相其地

形。察其人情。問其疾苦利害。所欲與之。所惡莫施。以漸圖其成功。勿望速成。則未闢之地。未墾田。皆將可以耕。可以糞。可以灌溉。而獲收也。乃以其暇日。教之練兵發砲。及刀鎗之術。則其耕種之民。亦可化而為兵也。古寓兵於農。今試之於荒陬僻鄉。而見其可行。亦可以施之於中國。而使中國之士。一振懦弱之風。中國之民。各樂為其主之用。是僕不獨言蝦夷地方之事。而并言中國之事也。足下亦生乎中國。熟觀中國之時勢。宜慨然以傷世之衰替。焦思勞慮。為國家建一大奇策。而恬然不顧。反以僕輩之言為迂為僻。

愚曰論去明了
自是有用之大
文字

僕固才謏學淺自知其言之不免迂僻矣。雖然如今日之所言即國家之急務當世之大事。僕滿腔之熱血灑而發見紙墨上者。足下猶不以為意。以其平生之所見而見今日之書。以平生之所聽。今日之言。詰難往復至數四。則僕未知其言之孰迂僻與孰不迂僻也。衡再拜。

余曰雖非奇論創解議論允當處置的切且以周家之事之與江戶之地錯踪映帶矣。可謂好文字。又可謂大經濟矣。

任曰有用文字在今日不可欠者。但前半輪後半

一等後半極著實前半極新奇自不相掩

勝曰滿腔經濟縱筆流出而議論正確某安得不屈伏

楮曰一篇經濟橫在於腹中故千言萬言徐々掃去更無停滯之處。匆卒席上辨得長大手筆固無怪也。

萬曰長篇大作縷々隨筆出無一留滯難溢之態。可謂傑作。

忠曰如讀東坡策行文嫺娜之處又如樂城文使後之讀此篇者無有今之讀二蘇策者之嘆則幸

矣

貞曰近頃幕府收蝦夷地未聞如何處之吾惜不使廟堂讀此文耳

與人論蘭學書

稗勝曰野鐵砲一發先奪其膽

赤曰迂餘曲折而有一片逸宕之氣妙

僕嘗讀尾張人高木某所著野鐵砲者其書大抵言蘭學者弊多而益少就中如銃礮之技學而遵奉之以為金科玉條者皆為彼所瞞而不自知也予雖未熟讀之然既領其概略固謂天下滔滔方趨新好奇之時而不淫不殫立是一大卓識某未可以尋常之士目之也舉以語人者有日矣嚮語足下亦是已然而足下頗有不滿之色僕雖未知足下有不滿之色其為何意何心然是足下以僕之舉以語足下者為不當然也明矣則僕欲竊口而闕筆不可得也夫洋

亦曰人、而之字
蓋作者苦心之憂
然恐、口皆字之
極也

教曰蘭學生之可
惡於其乎極矣

亦曰飽食逸居之
句未稱作忠義出

乎天性如何

教曰蘭學之弊以
可惡

又曰蓋又以其一
二論之耳蘭學生

豈管如此哉果如

夷傑點多詐、與其器械兵仗學問技藝、有可用于彼
而不可用于我者、人、而知之、固不待辯折也、而世
之稱蘭學生者、往、目無一丁字、而自童胤從事蟹
行政脚之書、兀、窮年、曾不知神州之獨立乎海內
者、何以致之、其民之曝、飽食暖衣而逸居者、何以
得之、故視彼洋虜、猶視其君父兄、開口輒言泰西之
為、教簡易精叢、其人皆忠信不相欺、其舶來之書、皆
記其實、斷無虛誕、吁、是何言也、彼之傑點多詐、舉世
而所知、而世之稱蘭學生者、則如不知之、此其為心
果何如也、彼生于神州、長于神州、則神州之正、洋虜

此則罪惡之重刑
不傳其罪也
又曰大然、
亦曰目前引證是
陰閉之論也

教曰以此一事以
虜欺我之的證得
非強說乎

亦曰層累加之食
出而食正

亦曰層累加之食

出而食正

出而食正

出而食正

之邪、彼亦可少知之、而其如不知之者、無乃雖其心
知之、以其所學之學、不及於皇國之學、故陽為之辭、
以欺人、且以自欺乎、抑僕之所謂虜之傑點多詐者、
亦以其舶來之書、與其所經驗之實、不相副論之耳、
虜之書曰、兵艦之堅牢重大、遭颶風而不覆、當危險
而不碎、今也鄂羅斯之兵艦、泊下田港、遭工、濤變者
再即沒、此非虜欺我之的證耶、夫諸蕃之器械、勝于
我者、艦與礮耳、而艦既如彼、礮惡可保其無詐哉、且
舉一二論之、彼每言簡易、、而如其統隊操鍊之
法、自坐作進退、以至弭令指麾之辭、莫不繁冗也、彼

乃曰豈真然哉否

景曰發黨改餘陳
如何

重敬曰此亦恐不
然

愚曰大甚號咷論
善明快當今不可

每言精嚴；；而其隊中立者。跪者。偃僕者。重疊沓
覺聞不能以又。脫前者回踵。後者隨走。右者顛蹶。左
者隨仆。一陣敗而殘黨不全者。將於是乎在焉。謂之
不精不嚴。其孰謂不然。加之砲尾之無螺絲轉。甯承
之屑銀覆銅。而其用纜。可以給二十日。出二十日。則
不可復用。與其命中之不的。火彈之誤發。期皆不如
其書所言。雖由學者之不熟。要之虜之欺我。亦居多
矣。如他拔勇槍。在彼則可用。在我則不可用之物也。
豈唯是哉。天文地理日曆算法之書。極精極微。在我
則亦唯為無用物耳。世之蘭學生不此之知。耗神凝

無此一議

植膝曰議論壯快
喝破庸生之見以
揭大道黷邪說其
有功於名教不少

胤水曰一字作一
時如何
任曰不可
赤曰肉枯骨恐不
安貼

思以求至乎其極。不亦惑之甚乎。雖然彼稱為蘭學
生。固病風喪心之徒。不可與共語皇國之學者。不足
深罪也。如足下博聞多識。求之諸老先生間。又不多
見。宜其見之不至于此。而反以僕之舉。以語足下者
為不當然。何足下博聞多識。而猶有此事也。僕之於
足下。雖無執轡之義。然亦為一字師。故足下有不滿
之色於僕。不肯惶悚恐懼。以冀得足下之明誨。發
僕顛蒙肉僕枯骨。若夫僕之所論。幸合足下之意。則
僕之所固願也。衡再拜。

直良曰識見之卓行文之雄非吾輩之所敢企及

貞曰世俗染沉之深不如此激切不能以破其膽而世或為婉柔以悅之、說抑亦迂矣

重敏曰揭皇朝之大道抑蘭學之邪說議論痛快文字圓活卓乎不可及唯其一二舉虜之事以證其狡黠者有似強說者蓋激切之至不自覺筆之至于此也

教曰議論確然波瀾万丈是則當時有用之文

余曰事近而論正筆滑而氣勁不易得之文字

萬曰長篇大作議論正確用心曲折雖細事不遺一筆可謂傑作雖然抑蘭學生毀蘭人恐無失于

酷乎

胤水曰阿蘭之學其弊則在焉雖然在今不可悉廢其器械兵法有益於我者固不少惟用之有方取之有道其要學之在得其人世之學者買櫝還珠者不特蘭學此篇恐苛剋疎暴况未必中其窳洛蜀之黨程明道云近日之事吾輩激成之今欲排蘭學無乃激成之乎

送森子順序

余與騰所森子順。相知四年于茲矣。熟視其平生終始如一。而其不如一者。子順之學。而子順之細行末節也。志吞湖海。氣干青雲。遊俠自任。喜赴人難。義之所不在。不敢讓一步。自相逢之初。及相列之今。余未見子順之不一日於此也。其始也。層末淺露。頗有輕慆才子之風。其終也。該通淵博。精確醇粹。子順之於學。有如此者。而子順與余同放舟於墨水之滢。泛乎中流。醉飽懽呼。傍若無人。今而思之。恍然已落夢境矣。蓋子順有使酒罵坐之癖。而予亦酒醜。乃各自戒。

嘗累日揮寫九品
徐入不九境。憤手
作

不敢痛飲者殆二年。或至數月絕于口。以故無復有往時之態也。雖然子順既有其志氣之終始如一。則其學之進不退。猶且不足以輕重子順。亦何問其細行末節哉。抑子順之鄉地接于畿甸。面琵琶湖。背叡山湖之南。東為激水。皆古英雄所用武虜。子順生長于其中。其存沒成敗興亡之跡。鈇聽而厭覽之矣。而承久之役。與元弘之變。子順與予。談及于此。目張口噤。不自覺其齒牙軋軋成聲也。且也方今洋虜之警。逐年加多。天災地妖。荐臻交見。子順又慨世之衰替。不釋於思。嗚乎。子順以吞湖海。干青雲之志氣。加之。淵

驚善曰不覺吐嘉
其本色妙喜

博醇粹之學。而其細行末節亦備焉。斯人而遇于斯世。予知數年之後。子順有大發其胸中之所蓄。而卓然可觀者矣。余他日將仗劍單行見子順於琵琶湖之上。子順為余置酒擊鮮。以談今者四年間。兩與共周旋者。而抵掌擊呼。則子順其必含笑目予為狂奴之故態也。

貞曰風調秀逸極有姿態

送本莊子榮序

驚善方曰突然辨
出五方音聲勝胎
未改本領

今終不妄

驚善方曰一轉不

余初見子榮於昌平之寮。其為人面漆黑。鼻梁隆起。余駭其骨相之奇異。而漸與之交。又怪其無一奇。而子榮為子榮。固不在區。可駭。可怪之間也。天下之音。京師大清。江戶次之。近于京師之諸國。或清。或濁。消混不一。而東如輿羽。西如九州。則全濁矣。然音之清者。譬諸水。猶一派之涓。故其聲瀏亮。曲節萬變。始聞之。如可聞者。而竟不及濁者之令終者。豈非以大江。巨浸。一瀉千里。雖無紆餘曲節之狀。有其底深。其源遠。不如涓。一派之。乍涸乍盈者耶。惟人亦然。

賈力顧前起後汗
潤澤

生乎通邑大都者。類皆輕俊浮薄。而乏于沈實剛毅之氣。生乎遐壤僻鄉者。類皆樸質魯直。而乏于敏捷穎悟之資。兩者性之所稟。或偏而其習亦使之然也。是如大無逕庭。而輕俊浮薄之人。遺事變多逡巡。依違排弱。而扶強。去冷而就熱。曾不知廉耻之為何物也。質樸魯直之人。其平居雖無一可見。而臨大事處大變。未嘗改節易操。蓋其心既已有一定者。故雖鋒刃逼軀。斧鐻陳前。不可奪也。由是觀之。其氣質之偏。在通邑大都。則偏固矣。在遐壤僻鄉。則偏不可謂之偏也。何者。偏也者。不中不正之謂。今斥臨大事。處大

德壽曰好一喻明
友之忠言尤得體
者

變未嘗改節易操之人。謂之不中不正。予未知其可也。蓋子榮之鄉。係于九州。而其節其操。實確乎不可改易。可謂善有守者矣。雖然。江南之橘。種之於江北。輒為枳。今子榮將去瘞。而就藩邸。其所交。既異今之所交。則子榮他日之所守。亦異今日之所守。未可知。此子榮之所以不可不徵言於予。而予之所以不可不告子榮。以是言。且使子榮不喪其守。而益有進也。歟。子榮久留米人也。姓本莊。學問醇粹。又善謠曲。音吐琅琅。聽者傾耳。故語中及之云。

流暢渾厚。使人須臾手不暇釋。卷何等高作

壽日高阜齋翁序

然則作而如何

廟堂肉食之人常寡壽山林肥遯之士常多壽何也蓋位窮人臣權逼人主喜則有賞怒則有刑其可為無一不如意而嗜欲蜂起驕奢淫逸遂至伐其性絕其命否則簿書鞅掌勞神耗精世稱為良相者亦不能保其壽焉然則不伐其性不絕其命而得終其天年者獨在山林肥遯之士也然而其中又有不得然者渭川千畝富匹王侯殖財百萬勢傾都邑如此者雖無爵位之尊祿秩之豐而家道既優則驕心隨生不至伐性絕命者蓋鮮矣否則貧窶困頓朝不謀夕

譬無白眉論去
入本題猶如山水
標榜之間見塵林
擇矣自詔胎高尚
之風致

二得字一衍乎

妻子衣食之費不能自給者亦不能保其壽焉然則不伐其性不絕其命而得終其天年者獨在山林肥遯之士富而不驕者也今之世其足以當之者余得一人焉阜齋日高翁是也翁日向細島人天資豪邁有經濟才常喜讀戰國策其用心可知矣家世富豪同族甚多在細島近鄉有大姓稱者皆日高氏族云客歲夏翁來江戶予雖不及與之相知然亦得竊得望其風采骨相韻度實非常人也先是其子明鄉來學江戶翁之來蓋欲問明鄉之安否且觀諸州之形勢也翁之慈于其子而報來之志不撓老而愈壯洵

驚覺台以其所觀
期其所不觀議論
幹旋全篇活動

可欽矣。予與明鄉同學昌平數年于此。其為人酷肖
乃翁。而其學問文章則更出時輩上。吁斯父而有斯
子。日高氏之族將於焉興矣。且明鄉有當世志。非終
屈伏草間者。行致身於青雲之上。大發其所學施諸
世。未可知也。果然天之所與翁者。翁卷而藏之。傳之
明鄉。而明鄉發之。父子猶一也。明鄉之發之與翁之
發之何異。則翁終身雖家居。猶出仕也。明鄉雖出仕。
猶家居也。出處行止各得其宜。吾於卓翁父子乎。見
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之授壽於翁。復奚疑。丁巳
某月某日。值翁覽撥之辰。明鄉請壽言於在學諸子。

終及於予。予與明鄉相知數年。而於翁亦非曾不相
知者。故聊叙翁平生。并及明鄉以充祝詞云。翁有七
子。明鄉乃其第四子。而日高氏之顯。蓋自明鄉始。
降
驚巢曰。忻愉之詞極難作。雖能手比他篇稍覺少。

送長森士文序

余行天下。閱四方之士多矣。察其人物之醇漓厚薄。大抵由風土殊。至於言語動作之末。莫不盡然。故雖初相見之人。不問而知其鄉貫。而余每見佐嘉人。竊嘆其多磊瑰奇偉之士。予之所識。前有嚴村氏。後有洪氏。木原氏。而最後得長森士文。士文為人。隆準而脩頤。齒如編貝。余一見。知其不凡。及與之交。熟果如所卜。聞今佐嘉侯。天資英邁。勵精圖治。闔國翕然。仰厥化。而文武之士。各以技能進。莫不樂為其用者。然則其所以成濟々之美者。實公獎勵薰陶之力。致之

也。而其地鄰乎長崎港。々之為地。崖斷海開。洪濤萬里。外國之船。時來。舳艫相銜。其中有包藏禍心。敢懷覬覦者。以故。在近諸藩。率兼防護之任。而佐嘉與福岡。其寄最為重。然福岡。其地已遠。其人亦未嘗聞有傑然挺出者。則今日之所賴。以為西南之藩屏者。非佐嘉。而何。世盛稱公名籍。々在口碑。又傳誦。公與水戶景山公。唱和詩。其風調高古。雄拔實足。見公天資

等語。其曰一篇。楷末
歸重於君父。其美
矣。歸

英邁。氣蓋一世。而其學。則受之穀堂古賀先生。方先生疾病。公親臨其家。與之訣。深惜其死。賜詩云。幼齡難奈聖賢訓。恩育偏如父母仁。闔國蒼生猶未發。請

又曰貴人手段猶
若將吮疽華欲無
盡力得乎
又曰徐、入水色
所謂圓畫二首露
也

君能保百年身。嗚呼。公以先生為父。以蒼生為子。而
其友則景山公也。宜矣。其賢達于諸侯。而諸侯無能
比焉者也。士之生於此世。幸遇明主。則言聽謀用。不
幸遇昏上。則廢棄沉滯。終無展其才矣。今士文幸而
遇明主。其必言聽謀用。可以行其所學。遂其所志。則
其責甚大。其任甚重。士文其無怠。而以穀堂氏自期。
其平居富國強兵。以為應變之備。迨其一且有事。參
謀于帷幄。決勝於瞬息。掃蕩虜塵。一清邊徼。實士文
之責。而士文之任也。士文其勉旃。丁巳五月。士文將
歸。余惜其相逢之遲。而相別之速也。於是乎言。

送土屋士礪序

種麟曰先叙省親
之數以見其孝
又曰一包為下文
伏著
按曰大兄本領可
以與東漢諸賢的
友於千載之上

會津土屋士礪。在昌平學。六年。其閒乞暇。省親者數
。今茲九月。又以其親老病在蓐。義不可遽遊。遂決然
歸鄉。同學友數十名。皆惜別。不置。而余最不堪。纏綿
之思也。念士子春余入學。而士礪以其冬入。日相共
親善。越明年。余有故。退學。尔後西馳東走。浪跡無定。
中獲罪於本藩。禁錮者周歲。甲寅冬。再來江戶。訪昌
平故友。皆萍散無在。而其所僅存者。士礪已下數人
而已。乃握手談往事。不覺膝之前。其明年再入學。尋
有官命。幹舍中詩文事。其秋士礪亦有是命。亡何遭

哲曰昌平作學如何

賡曰馬字置而字上如何

又曰蓋以下四句敘事似未精

哲曰蓋以下七字

作方士礪之在簡

整也如何

賡曰叙得差野

厚曰轉傳妙實史之神髓

賡曰達作醜如何

厚曰而字削如何

賡曰妙：使人捲

舌

哲曰結末何等姿

態

直良曰少作得如

何

又曰結得太有情

成美曰無限姿態

奎堂遺稿卷之二

黃災。同出寓簡塾。迄丙辰秋。又同歸昌平。而今則同為舍長介。吁士礪之與予。有何因。而如此。相纏綿不離也。蓋必有數。而然焉。則今日之別。焉得無縈纏之思。抑士礪之才學。吾推之矣。士礪之志行。吾欽之矣。而士礪之孝乎其親。吾最心服之矣。蓋士礪一牛在簡塾。歸省其親。三日。間行七十里。以聞其親之病革也。臨發。予送之門。士礪色甚厲。曰。聞家君疾病。難劬山湯池。弗難超也。予欲褒其志。而士礪已在數十步外。嗚呼。如士礪者。可謂其孝。出于天性者矣。今之歸亦曰。聞家君老病在蓐。雖不如前日之急。而午過七

旬。偃卧久不甦。無乃侍養欠人乎。余學未達。所期。然不可不歸養也。余聞之。益感其志。乃告之曰。士礪行矣。學問之道。孝為本。苟能孝。雖曰未學。而與既學者何異。況士礪才學已優。亦可貪期月之誦讀。而負多年之本志哉。士礪行矣。秋風。匹馬。行到白河。關頭。一引鎖。回顧南天。豈亦少無并州。故鄉之意乎。乃托商來人曰。諾。子好在。是予之。所。跋足而踈也。

直良曰。通篇不用議論間。叙舊交之情。而益勉

其孝誼。自是老成手段

哲曰。前評允當。但覺字句未練

厚曰并州故鄉管茶詩亦有如此用處僕未能解
敢乞教

時曰餘波無限情韻此廬陵妙處

謙曰交友相得之情寫去若賭

送犬塚士學之蝦夷序

清脩曰叙事微
就健為可
雖曰一篇主意在
此一段然余以中
止為不幸

犬塚士學將之蝦夷同學諸子餞之茗溪許士學年
方壯英氣鬱勃不能自裁常抱跋涉五方之志然國
有嚴禁不得如意於是終有此行予聞之蝦夷之為
洲其大居中國半其山則岩峩崩劣如屏如墻白雪
常冒其巔而其中多藏金銀銅錫鋼鉄海則波濤險
惡舟楫不通強航之動輒遭颶枕樁於壑人船俱空
而昆布腥膻臍之屬產其中他鳥獸魚介之利不遑
縷數云文化中有建白請開拓其地者官遣吏檢察
議中止世多惜之頃者鄂羅斯使節船來長崎陳境

友愛曰僕謂息滿
之生未必由乎此
焉

又曰即史記用法

重時曰議論疑
可開恨不令秉鈞
家問焉

果事。於是天下之士。苟志功名者。罔不言蝦夷。言之必期其詳且密。以故前後入其界者。太多。而官亦終有開墾之舉。事成于自懲自戒。而敗于自滿自怠。今也。違警方急。是宜自懲自戒。而不宜自滿自怠之秋也。故使開墾之舉。發數十年前。國家閒暇無事之日。則其成大易。而天下臣民。必利其利。自滿自怠之心。由而生焉。即有不虞之警。其何以當之。是可謂小成。反害大成矣。幸而中止。使之發數十年後。國家倥偬多事之日。故其成甚難。而踴勉拮据之餘。卒能成之。則天下臣民。不利其利。而自懲自戒之心。恒存其中。

友愛曰。發開論時。則今時為然。論肇事。則文化為然。即文化年中。雖事則今時。用力少而功多矣。此所謂小成。乃大成之基矣。其必害大成。僕讀焉。丈不能無疑。敢書鄙見。正勝曰。揮筆立成。是冗拙場。重時曰。為士學者。宜書一通。持行囊。晨昏披覽之。

勗力同心。以固國本。是可謂小成。乃大成之基矣。故開墾之舉。惟此時為然。士學往觀于其山。所謂金銀銅錫。鋼鐵之類。今已廢而采之耶。往觀乎其海。所謂昆布。膾。肺。臍之屬。今已獲之。有增于舊耶。鳥獸魚介之利。不可縷數者。今已盡其利耶。田野闢耶。人類聚耶。柞。械。拔。而行道。兌耶。此數者。既成。與未成。可以卜其勤與怠。則其大成之期。亦可以觀也。士學佐嘉人。學昌平學。主經濟。又曉兵。將別。談及蝦夷事。諸子皆有贈言。予亦書其所言。以贈。標曰。行文則極妙。事則不易。雷同。

語曰文闡經濟非徒作者

敬曰小成害大成又曰小成乃大成之基矣可謂達于事情者矣

種麟曰方今入蝦夷之境者皆用心如此文則何患開墾之不成乎真箇有用之文字

送鶴田玄縞序

任曰多久諫早在
今日弛然佐嘉臣
家恐不可謂之諫
稟曰文氣亦崢嶸
可愛
弘教曰何其到柔
之異乎
赤曰二其字剛如
何
任曰精采全在二
其字斷不可削
基曰若之所以服
玄縞為人者僕知

佐嘉為西海之巨鎮。隸之者六。而其二即多久諫。早皆龍造寺氏之裔也。世云二藩之士。客氣崢嶸。每相語曰。比佐嘉人。拔刀三寸。我既三尺矣。因想其士人皆有悲壯激厲之風。而慨世事之變也。及見多久人鶴田玄縞。風流洒落。如都人士。予頗怪其所見。與所聞異。然而與之交愈久。而愈知其為人矣。玄縞外雖風流如都人。內實有確乎不可拔者。果不違予之所想也。客冬十月。余再入簡塾。玄縞後予二月而入。予既知其為人。而又與之上下。其議論吐露心肝。愈服

其故矣

弘教曰老手

任曰兄之悄然久
之者僕知其故矣

其為人也。入春來。予罹微疾。而友人岡士文亦患眼。不目書籍。病居無聊。乃借單絃琴。為遣悶之計。余為傳今樣一曲。玄縞在側。默聽一過。輒能成誦。鼓琴則聲調節奏。鑿乎中窾。余驚以為玄縞之琴。蓋得之於天。而不可掩者也。昔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終以知音。稱于千歲之下。今謂玄縞。予之鍾子期。其孰為不然。既而玄縞游學期滿。將歸。向予告別。且徵贈。予悄然久之。曰玄縞行矣。予之所欲言者。予既寓之於琴。玄縞其不求諸他。而求諸琴也。余聞單絃之始作。在、原中納言。謫于湏磨之日。故其音悲涼。聽

余曰一篇議論蓋
自此一節出好語
攝好典故
任曰此段絕妙

余曰世事之變未
家顛覆前後應照
龍造寺之亡隱然
存不言之中

勝曰確評

者悽然。暗淚為下。又聞多久。古有室田賢順齋者。嘗入彦山。遇異人。受七絃秘曲。蓋朱明人。避覺羅氏之亂。玄縞之歸也。途經湏磨。覽其青松白沙。映于烟波蒼茫之外。其必有退思。納言謫居之跡。而悲自中來者矣。已入西海。望彦山。於縹緲之雲間。亦必有退思。往昔異人之蹤。并及朱家顛覆之故。慷慨悲壯殆乎不可抑遏者矣。然則玄縞之有得於琴。豈獨聲調節奏乎哉。予文聞之曰。是可以達多入人也。乃書為贈。

直良曰鶴田氏讀此篇必有感憤激勵自不能已

者矣

弘教曰文字雖不足驚人此亦節奏鑿中窳者老手、

任曰玄縞於君琴猶學之况其文哉玄縞余何人自全乎匿名焉

萬曰此一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中非老手不能業曰文氣崢嶸一讀不覺扼腕而立是亦非拔刀三尺之人恐不能作

種勝曰立意新調新而有勁拔之氣
任曰意新調新而有勁拔之氣

送赤川士泉序

彭曰二家一句則而上潏然字爾殊作如此其不同何如

又曰不道破其兩以柳士淵一段而到後段始發之文

清絕妙

脩曰余以仍舊貫

為可

麟曰此評得之

宋方勺云韓昌黎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香山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予閱二家詩。洵然。獨怪昌黎嘗處逆境。其發乎詞藻者。宜有悽愴悲涼不可多讀之語。而香山亦嘗處逆境。則其發乎詞藻者。不宜有歡嬉愉悅不能自己之意。二家之所處同。而其言之悲喜哀樂。爾殊者何也。予知赤川士泉於昌平學。士泉長門人。學問淵博。莫不該通。其詩雄渾踈宕。優入古作者域。而諸作多及飲酒者。予因謂士泉者。其香山之徒歟。然香山處逆境而

影曰樂無十九字

移道樂存上改作

樂待于外而無存

于中者如何

脩曰不然連接最

似不佳從評為佳

彭曰以中外立論

與送大草仲美同

意

又曰極力斡旋筆

解洄乳

又曰畫忠作忠畫

移為國上似可

多樂詩。今士泉之所處非逆境也。則樂詩之多。固無

足怪者。而余以為香山之徒。其豈無故哉。蓋樂存乎

中。而無待於外者。窮通榮辱未嘗改其樂也。樂無存

乎。中而待乎外者。窮通榮辱必改其樂也。故士泉之

與香山其所處異。而其樂同者。無他。樂存乎中。而無

待於外也。乃知昌黎之悲。亦唯自中而來者。而非有

待于外。則庸詎知悲之不為樂耶。大丈夫為國盡忠

俯仰無愧于天地。則天下何樂如之。昌黎香山蓋置

心於此者。而豈知其他。夫然故能悲者。而後能樂。能

樂者。而後能悲。一樂一也。能一悲樂者。而後始可共

又曰無此一段則

千語方言然隨烟

雲海去得此一段

塵之雄雄瀑合一

洞而神龍躍其中

靈淨奇橫

脩曰一結如規箴

之意極有味

麟曰疑說去而

與中寓多少之規

箴尤是良工苦心

之所

語。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矣。士。泉。歸。期。在。近。

徵。余。一。言。余。乃。舉。之。以。告。顧。士。泉。既。已。能。樂。則。又。必

能。悲。若。不。能。然。而。徒。熏。然。陶。然。托。麴。蘆。子。生。涯。則。將

為。昌。黎。香。山。之。靈。所。噴。削。文。酒。場。中。之。籍。也。士。泉。其

勉。旃。

彭曰能樂者而後能悲實理妙語漏洩宇宙間一

大秘機謝大傳曰中年哀樂之感殊深矣試使目

此文則自愧其語之未精

送大草仲美序

大草仲美與予同甲。而仲美長大白皙。儼然偉大夫也。予則短小寢陋。顏色不揚。與之並坐。每愧形穢。然方其論古今之成敗事理之當否。及天下山川城邑之形勢。則余亦軒々與仲美相抗。而不相下。仲美言稍屈。則曰。此子長僅五尺。然滿腔子皆議論。非吾敵也。余亦西而止。蓋爭勝於口舌之間者。口舌之外無所恃也。不爭勝於口舌之間者。口舌之外有所恃也。余綿力薄才。於學無所得。而又乏勝具。天下之名山大川。巨壑長林。城郭之所蟠踞。都邑之所開通。曾不

豐德曰全篇數延此數語米及覆瓶橫無一滯筆感眼

種麟曰如讀瓌城集

豐德曰此段如有所不滿于仲美之行

又曰所謂二字不必加
又曰伏後數多議論在中

能窺其十一。則予何恃以敵于仲美哉。仲美才已富。學已優。而其在鄉。嘗遊于雲伯之間。甲寅年始來江戶。塗經大坂。悲霸圖之熄滅。過京師。歛鴻基之儼存。乙卯春遊日光。其秋遊水戶。方其遊伊豆。江戶地大震。時仲美在塗。謂不可中止。遂決然以往也。丙辰三月。又東遊奧羽。所謂金華松島之勝槩。平泉衣川之陳迹。皆目擊而足躡焉。其間亦往接偉人高士。挹其風采。聽其談論。故其胸中之所蓄磅礴鬱積。而仲美猶不輕發。如將有待者。嗚呼。仲美不可及也已。才之富。學之優。予之所無也。而仲美則有之。上國之遊

予之所無也。而仲美則有之。如日光之靈區。水戶之雄藩。與羽之勝縣。陳迹與夫偉人高士。予未曾目擊而足躡。未曾挹其風采。聽其談論。而仲美則既焉。獨伊豆之地。予亦得遊。而來往無一奇。不如仲美之遭變而不屈。決然以往也。嗚呼。仲美不可及也已。而觀其不輕發之於口舌之間。而與吾儕爭勝。則口舌之外。有所恃者。亦可知矣。仲美自東輿歸。未數月。其母病在蓐。千里馳書以報。仲美蹶然起曰。此人子當後。跣上程之秋也。行裝勿以發。同學友送到河梁。予乃言曰。仲美吾今日始見子之曾不輕發者。一發於

孝也。蓋仲美不輕發其所蓄。故其所蓄者全。其所蓄者全。故遇物而不自知其發而發也。自今而往。仲美其持之而行。其所遇者。君則其所發者必忠。其所遇者。兄則其所發者必悌。發之夫婦之間。朋友之際。亦心別而信也。誠如此。可謂善發矣。而其善發者。乃自不輕發始。雖然。仲美之不輕發。吾既見之。仲美之發而必中。吾未見之。則余之所期于仲美。乃將不在其既見者。而在其未見者也。仲美其勉旃。

豐德曰。行文條達無一滯筆。

又曰。既頌揚仲美之美。又期以遠大之務。蓋送行

種麟曰。引而不發。

豐德曰。語末悠然。意在言外。

文得其體者

壽序

余嘗閱地經。知肥之島原有溫泉嶽。曰斯山之靈怪而奇秀。其下必有高士偉人生焉。而古未聞有其人。因疑其地嘗為邪蘇賊所擾。陰慝不祥之氣。滯乎其間。遂得靈俶之氣。銷鑠無遺耶。何其久而弗發也。及近得川北氏。川北氏以文學鳴于世。身居顯職。而好下士。宗之。其所著原城紀事。記寬永賊亂始末。極為詳悉。蓋其作出于杞憂之餘。而成乎積感之後。故辭氣自帶悲憤之意。設使肉食者。與聞則履霜之漸。其必有少警。是其裨于世豈淺鮮哉。雖然。川北氏亦

皇德曰轉接之處
極妙

清脩曰是下落必字如何

特以文學顯者。夫溫泉之靈怪而奇秀。川北氏不足獨當之。必也。有魁偉絕特非常之士。生于其間。而恨其無由知。飯島士式。島原士人也。軀幹雄偉。氣銳而骨堅。學兼文武。與子交數年。終始如一。予觀其齡。未壯。而其學識既卓然有立。謂是家庭之訓有素也。叩之。果然。士式之言曰。家嚴。夙嗜武技。百家奧秘。靡弗彈究。最邃于兵法。予之所得。乃其萬一耳。余聞之曰。飯島氏之翁。其庶乎足以當之矣。蓋天下治。則山川之氣。亦自融通暢達。故其所生。多大藻風雅之士。天下亂。則山川之氣。亦自凝結鬱屈。故其所生。多武斷

豐德曰原泉百折流至此將入大河

謂請之誤乎

清脩曰伴之盡其用及時之伏

豐德曰溼滑復合

哲曰乃派飛流注歸一經

沈救之人。今天下雖治。而不為全無事。宜矣。其並生二氏。以供文武之用也。安政丙辰。翁年六十又一。士式在昌平學。謁諸子作壽詞。余亦與焉。乃為之叙曰。天生斯人。將有用于世也。故有用于世之人。天必錫之壽。而伴之盡其用。今二氏之用。未盡也。而川北氏已沒。翁亦就老矣。天豈不欲盡其用乎。吁。是不然。川北氏雖已沒。其言之裨于世。而垂於不朽者。有焉。則其用自可盡也。聞翁老益壯。斗米斤肉食之。無難色。果是天之將盡翁之用也。耶。蘇之教絕跡二百餘載。今其殘類餘孽。往々伏匿艸間。將窺世變大肆其毒。

清脩曰使之及其時意匠天外

晉曰大怒過于巧

而其受毒必自西陲始。當是時。翁大發其平生之所
蘊蓄。剪滅巨魁。剷除大敵。猶拔腐拉朽也。而耶蘇情
狀。徵之川北氏之書。有以知之。則翁與川北氏皆盡
其用也。乃知天之所以期于翁不小。必錫之壽而使
之及其時矣。縱翁不欲壽。將焉歸。余無於翁半面
識。然與士式交數年。觀士式之為人。而知翁之為人
也。於是乎言。

清脩曰。溫山之文韜。櫃之武。皆可有用于世。而彼
既盡用。是未盡用。則天必錫之壽。而使之及其時。
如是立論。則壽字不勞而出。得來誰謂不巧手段。

標曰。非老駑所當大見。所責大見之益。自勸謝大
責。又曰。川北氏江都之產。非封土之產。然為弊藩
無疑。

捫蝨餘話序

任曰：冠纖情弱優游汗漫真四子壯貌

視其貌則冠纖情弱。觀其狀則優游汗漫。操觚於藝苑而談笑於日。此可以目今日之四子。而欲以是目他日之四子。吾未知其不可也。頃者四子曰：課隨筆一。則未一閱月。裒然成卷。名曰捫蝨餘話。余乃為之序。蓋其一揚一抑一褒一貶。皆取之於輿論之公。而不出於一家之私。則此書非四子之書。而天下之書也。其見揚見褒者。固不得德四子。而見抑見貶者。亦不得怨四子也。且此書充園小冊耳。又何不憚僭越。而與彼後之作春秋者同科哉。故聞之以狂言綺語。其意謂玉石混合。人不能分。苗莠同生。人不能辨。亦聊以自晦也。雖然捫蝨之名。取諸玉景。略見桓宣武之事。則四子乃似非復拈搗寂寞之人。如一旦腥塵濺天。白日慘澹。巨礮之聲貫耳。當是時。其孰曰吾將埋頭於圖書堆。兀兀窮年坐皋皮。而喜四子為濯濯。為不塞。為乘軒。而天限從其後云。

真曰：入字不憚僭越。而五字及我則去。

宗彰曰：彼後之三。字置不憚上。如何。真曰：一轉佳。任曰：雖然已下尤妙。宗彰曰：復削乃下。添亦如何。真曰：他日之四子。果非今日之四子矣。

宗彰曰：木屑竹頭亦足見其才。

真曰：疇昔觀所謂捫蝨餘話者。于簡牘自花川戶露月町之通俗。至下田浦賀之慷慨。無不舉而載。視之雨窓。閑話等膏壤不童。

菊譜序

蘭也。竹也。梅也。皆有譜焉。至菊何獨可無譜。以余之所見。范成大以下數人所著。品類雖多。未如斯書之博采旁及。網羅無遺也。則斯書之未成。曰世無菊譜。不為誣矣。嘗試舉一證之。古今画家。画墨菊。而未嘗知世實有此物。斯書則云。墨菊出某州某縣。其色深黑如墨。遂至旁及。朱竹亦詳其出處。以證墨菊之不妄。何其言之確也。書凡三卷。為種三百六十首。不題名字。余以為是必隱君子姓名。沒跡者之所為。公諸也。固非作者志也。乃謄一本藏之。家不輕出示人。雖

然有真好菊者。菊之奇者。必聚乎其家。若有真好士者。士之奇者。亦必聚于其門。顧今之世。無其人也。隱君子。豈欲隱者乎哉。

題吳宮習戰圖

胤永曰起得好

據曰吳主知不知亦不可知者

斬二壁而闔國肅然。孫武之於兵，可謂得其要領者矣。蓋武知吳主之能割愛絕恩，故欲姑籍是以起醉生夢死之伎耳。吳主亦知武之請操女兵，其心在斬二壁。然二壁不斬，則武不留；武不留，則王霸之業不可濟也。故寧割愛絕恩，亦不以二壁易武也。圖一卷。錦襟牙軸披之，則綵旗綉幕，樹列而匝，繞紅裙發隊，兩々五々，相視如忍笑者，數十人。白裘皂帽，把桴而立。鼓側者一人。画工某所，自画而自藏，余為題其餘白。且漫評之，為某家之娘子軍，而夫人城也。

貞曰辨才

勝海曰是小品之得者

胤永曰才子之筆

任曰不陷於嫖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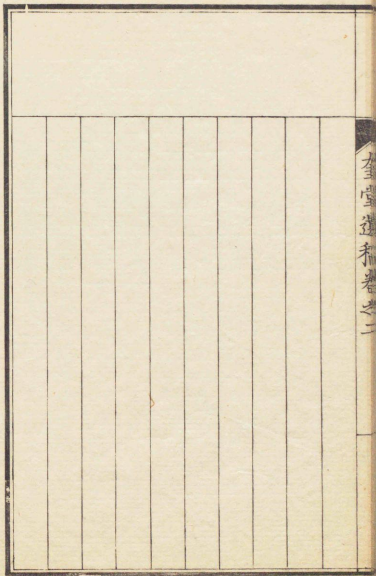
題蒲生君藏書

勝曰不必引宥陰
言為證然末段則
去殊學亦然
彰曰大然、、
又曰大凡丈不必
引宥陰言為證不
然以下割愛為可

吾聞之某生。君藏為人。倜儻不羈。恒使酒罵坐。頗使
人厭。今觀其書。縱橫活動。不拘繩墨。豈類其為人。也
耶。然而余唯見其書之可愛。而不見其可厭。蓋季世
末俗。徒佻、佻、。好作婦女子態。故一遇倜儻不羈
之士。輒愕眙以為狂。嗚乎。君藏豈真狂乎哉。不然。宥
陰塩谷氏。何以至為作之傳。曰公而在。吾執屨從乎。
彰曰塩谷氏言僕嘗恠之。蓋過揚虛褒。反近揶揄。
君藏而在宥陰。何其執屨從之安。井息軒則曰。君
藏么麼男子。不足深慕。是雖有所為而發。然亦足

以窺二家深淺矣

脩曰宥陰過褒。息軒過貶。余亦不取二家之言也。



愛 知 県



1103263135